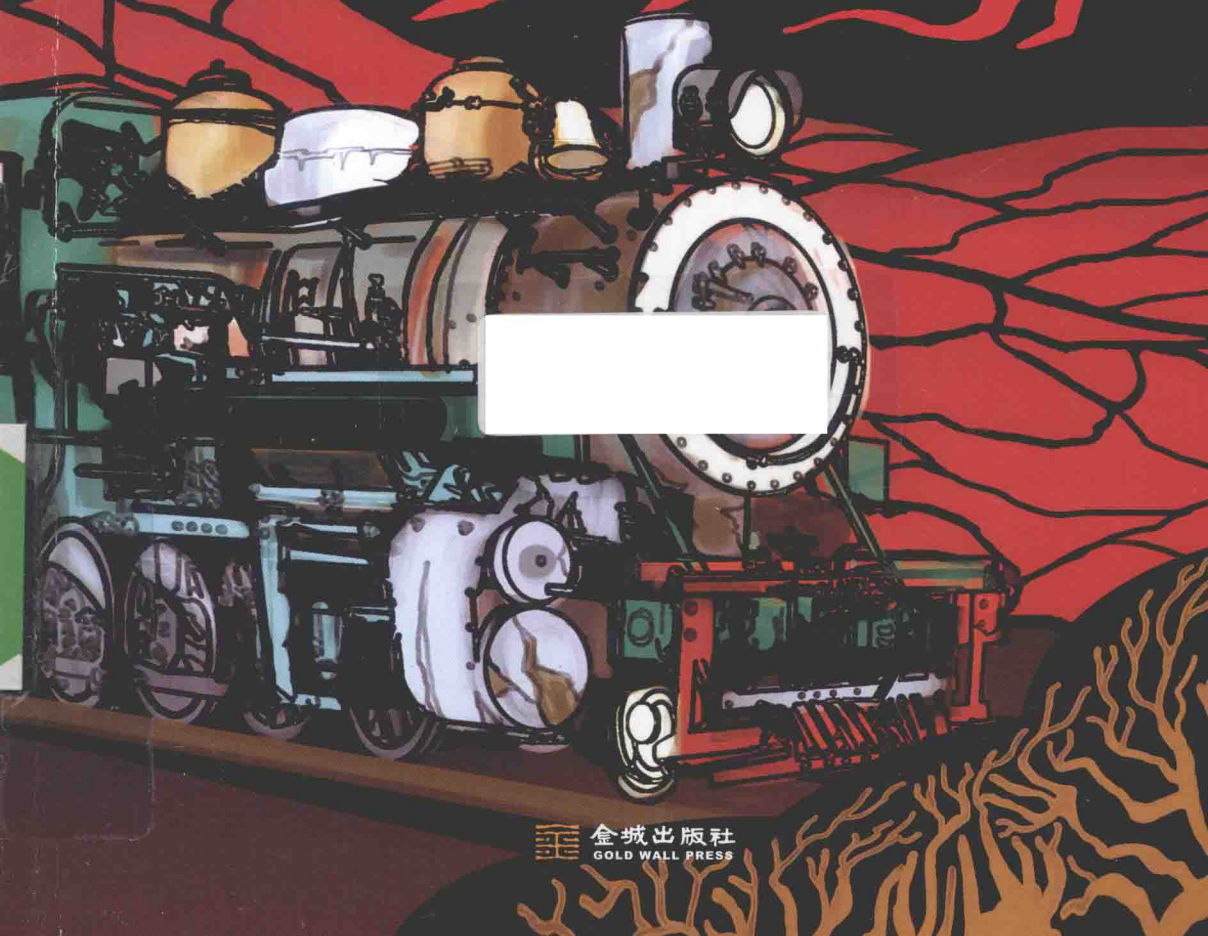


民调局 异闻录

4

亡灵列车

耳东水寿 著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· 本故事纯属虚构 ·

民俗局 异闻录

4

亡灵列车

耳东水寿 著

 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民调局异闻录. 4 / 耳东水寿著. —北京: 金城出版社, 2014. 5

ISBN 978-7-5155-1056-9

I. ①民… II. ①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73323号

民调局异闻录. 4

著 者 耳东水寿

责任编辑 李 健
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20

字 数 300千字

版次印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-7-5155-1056-9

定 价 32.00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广泽路2号院(东区)14号楼 邮编: 100102

发 行 部 (010) 84254364

编 辑 部 (010) 64210080

总 编 室 (010) 64228516
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(010) 64970501

目录

第一章	茹素者——尹白	/ 001
第二章	闽天缘	/ 006
第三章	狼患的终结	/ 011
第四章	两个滑头	/ 016
第五章	亡魂列车的序幕	/ 020
第六章	鬼乱	/ 025
第七章	棒槌	/ 031
第八章	闹剧	/ 036
第九章	惊变	/ 041
第十章	凶残的孙德胜	/ 046
第十一章	闽天缘的手段	/ 051
第十二章	下车	/ 056
第十三章	鬼门关	/ 061
第十四章	炼鬼	/ 066
第十五章	漏网的棒槌	/ 071

民俗局异闻录



灵异列车

第十六章	再见马啸林	/ 076
第十七章	金瞎子	/ 081
第十八章	鸦	/ 086
第十九章	杨泉现身	/ 091
第二十章	不要得罪孙德胜	/ 096
第二十一章	过年	/ 101
第二十二章	再次见面	/ 107
第二十三章	人情	/ 112
第二十四章	大婚	/ 117
第二十五章	悲剧的开始	/ 122
第二十六章	被诅咒的人们	/ 127
第二十七章	上天无路	/ 132
第二十八章	入地无门	/ 137
第二十九章	郭小妮	/ 142
第三十章	张然天	/ 147

目录

第三十一章	四十年前的罪恶	/ 152
第三十一章	老道士	/ 158
第三十二章	刻骨铭心的仇恨	/ 164
第三十三章	异象	/ 169
第三十四章	阴穴	/ 175
第三十五章	双至	/ 180
第三十六章	下井的前奏	/ 185
第三十七章	下井	/ 190
第三十八章	怪兽	/ 195
第三十九章	猫惊	/ 200
第四十章	藏天图志	/ 206
第四十一章	二次下井	/ 211
第四十二章	蝙蝠	/ 216
第四十三章	海底奇观	/ 222
第四十四章	董棋超	/ 228

民调局异闻录



第四十五章	魂髦	/ 234
第四十六章	另一条路	/ 240
第四十七章	怪路	/ 245
第四十八章	往生台	/ 251
第四十九章	张然天的变化	/ 257
第五十章	且战且退	/ 263
第五十一章	雨果出手	/ 269
第五十二章	乱战	/ 275
第五十三章	再退	/ 281
第五十四章	天谴	/ 287
第五十五章	鸦的话	/ 292
第五十六章	异变的财鼠	/ 299
第五十七章	吴主任到了	/ 305
第五十八章	曲终	/ 311

第一章

茹素者——尹白

天山的事件终于告一段落。高亮将二室和五室的人都留在了妖塚里，由萧和尚领导善后的工作。剩余的人分成两批陆续到达伊宁机场，搭乘民航局的专机回到了首都。

在首都机场下了飞机，高亮亲自带人将黄然、破军和张支言送到了医院。破军和张支言两人在飞机上经过林枫的救治，已经恢复了神志，但是他俩身上的外伤太重，估计要在医院躺个把月，才能自己下地解手。而黄然，处理好他几处骨折的位置、缝合了他胸前的伤口，带齐了他这几天的吊瓶和口服药物，就被高亮带回了民调局。

说实话，黄然的伤势比破军和张支言两人也强不了多少。但是高局长却不敢冒险让黄然也住在医院里，说只能在地下三层、主任级别的区域里给他安排一个单间了。破例由杨军和杨泉两人轮番守着房间外面。我和孙胖子没有资格下去，不知道黄然在下面的情况。但是听说高局长的护士出身的大秘书，俗称璐姐的王璐已经亲自下去照料黄然的病情了。不过高局长本人却一次都没有下去过，就好像已经将黄然遗忘了一样。而蒙棋棋则几乎没有任何限制，她可以去除了地下室之外的主楼任何地方。但是蒙大小姐好像只对吴仁荻有兴趣，可惜吴主任在主楼虽然也有自己的办公室，但是却基本上从没上来过。她在六室的门口一连等了几天，也没有等到吴主任的踪影。

本来按着民调局的惯例，我和孙胖子是有将近半个月大假的，但是现在局里的人手紧张，破军还在医院里休养，郝主任又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性格，一室

的工作只能由我和孙胖子先顶着了。不过好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发生，每天朝九晚五的，也算难得过了几天平静的生活。不过一个星期，在天山善后的人员陆续地回到了民调局，这平静的日子也差不多快被打破了。

一天早上，我和孙胖子一起从宿舍里出来，准备上班的时候，远远地就看见大门口熙熙攘攘地站了几十号人。我正纳闷他们在干什么的时候，突然从人群中的缝隙里，看见了里面一只灰色皮毛的狼……狗？

孙胖子也看见了人群中的动物，他当时就瞪大了眼睛，扭脸对我说道：“辣子……是它吗？”我没敢确定，向前快走了几步，走到人群外围的时候，孙胖子突然大喊了一声，“都让让，别蹭一身油……”这些人条件反射地让开了一条道。我这时终于看清，里面趴着的正是吴仁荻从妖塚里牵回来的那只尹白。它的脖子上还拴着那根松松垮垮的绳子，绳子的另一头系在大门口侧门的把手上面。白狼现在正对着众人一个劲儿地龇牙。

“辣子、大圣，就等你们俩了，你们看看，这只狗是不是尹白？”说话的是二室的熊万毅，他距离白狼最近。我指着白狼诧异地说道：“它怎么会在这里？吴……主任呢？”熊万毅说道：“一大早它就拴在这里了，我们在妖塚里没细看，不敢肯定它是不是尹白。辣子，它就是尹白没错吧？”这时的白狼身上没有一丝妖气散发出来，就算我们这些有天眼的人，也看不出它和一般狼狗的区别。

“熊玩意儿，你离它远一点，别咬着你！”孙胖子说道，“要是没有吴仁荻那两下子，你就别惹它。”这句话让熊万毅快速向后退了几步：“还真的尹白，怎么样，我说对了吧？”他对着后面其他调查员说道。

听说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尹白，所有的人都向四外散开，给白狼留出了相当大的空间。“它就这么拴在这里也不是事，这人来人往的，再吓着谁。”我想尝试着去解开系在大门口侧门把手上的绳子，但是刚刚向大门跨了一步，那只白狼就突然对我低声吼叫了几声，一时之间，它身上灰色的皮毛还有变白的迹象。我吓了一跳，没敢再有进一步的动作。

“辣子，你还真会说话。”孙胖子看着我的样子，笑嘻嘻地说道，“你什么时候看见咱们这里人来人往的了？除了咱们几个，还有谁来？人来人往？鬼影重重还差不多。你也别惹它了，就让它老老实实待着吧。”想想孙胖子说的也是，二杨在地下室，除了吴仁荻之外，还有谁能把白狼拴在这里？反正白狼拴在侧门上，并不妨碍我们从正门出入。算了，由它吧……

上午没什么事，郝文明也不知道去哪里潇洒了，我和孙胖子闲扯淡混到十一

点，收拾了一下便去了食堂。食堂在三楼，说起来也算是民调局的特色了。高局长这辈子除了吃点好东西之外，就没有别的爱好。当年他花了大气力从大饭店里挖了一个厨师长过来，我们这里的一日三餐种类丰富已经可以用琳琅满目来形容了，除了鱼翅之类太奢华的食物没有之外，猪牛羊、鱼虾鸡这些倒是从来没有断过。我们到食堂的时候，熊万毅他们几个早到了一步，看见我们进来，熊万毅摆了摆手，喊了一声：“辣子、大圣，过来吃饭。”

我和孙胖子取了餐盘，选了几样合自己口味的食物，和熊万毅他们几个拼了张桌子，说了几句闲话，正准备吃饭的时候，不知道是谁低声喊了一句“吴主任来了”，这句话让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门口，就看见一头白发的吴仁荻面无表情地走进了食堂。

之前听破军说过，自打吴主任进了民调局以来，从来没有听过他在食堂里吃过饭。听见吴主任驾到，厨师长也从后厨跑出来，他在民调局的时间不短了，知道一些民调局的情况，也听说过一些关于吴主任的传说。

厨师长这么近距离看见传说中的吴主任还是第一次，当下有些不知所措起来。而吴主任取了个餐盘转了一圈，直接走到厨师长的面前，说道：“什么菜好吃？”

可能是吴主任的气场太强烈，厨师长的脑筋一时没有转过来，他一糊涂，以为吴主任说的“菜”是指单一的青菜而言，厨师长指着几盆绿油油的菜肴说道：“椒丝腐乳炒菠菜、蒜蓉豆苗、爆炒四蔬、上汤娃娃菜、干煸四季豆，都不错。”吴主任默默地看着厨师长指着的几样菜，好长时间都没有说话。

厨师长会错了意，以为像吴主任这种传说中的人物和俗人不同，一定喜好清淡的，这几样菜不合他的胃口，他又说道：“后厨那里还有点新鲜的野蕨菜，我给您清炒一下？要不生拌也行，您要是好清淡一点的，不放油也行，保证您吃得清爽。”这几句话听得孙胖子一咧嘴，小声嘀咕了一句：“光听这做法，我的胆固醇就降了一半。”

这时吴仁荻还是没有说话，厨师长陪着笑脸，还要继续介绍其他可以喂兔子的青菜时，吴主任突然将手上的餐盘递了过去：“除了野菜之外，你刚才说的，一样来一份。”吴主任发话，厨师长忙不迭地亲自给吴主任盛了满满一餐盘冒尖的青菜。吴仁荻接过餐盘，向厨师长点了点头，转身离开了食堂。负责收钱的小厨师看着吴仁荻的背影消失，一溜小跑地跑到厨师长的身前：“吴主任好像忘了给钱了……”厨师长狠狠地瞪了小厨师一眼，说道：“我请了！”

看着吴主任端着餐盘离开，食堂里的人面面相觑，不知道是谁突然来了一句：“他这不是要去喂尹白吧？”这句话一说完，食堂里所有的人都顾不上吃饭了，“呼啦”一声，齐刷刷地向着窗口跑过去，就连后厨的几位大师傅都放下菜刀、关了火，跑到窗边向下望去。

这里窗口的位置正对着楼下大门口，没过多久，就看见吴仁荻真的端着餐盘走到了白狼那里。白狼看见吴仁荻过来，开始有些紧张，夹着尾巴退到了门后。吴仁荻走到它的身前，将装满菜的餐盘放在白狼眼前。面前的餐盘让白狼有些好奇，它向前探了一步，伸着鼻子闻了闻餐盘里食物的味道。不过看起来，白狼对餐盘里的东西不感兴趣，嗅了一会儿，白狼又退回到门后，同时将头扭到一边，表示自己对盘子里的东西不感兴趣。

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看到吴仁荻的嘴动了动，好像是在对白狼说着什么话。这里的距离实在太远，又关着窗户，打开窗户又怕惊动吴主任，根本无法听见吴仁荻说的是什么。就在我以为没戏了、准备重新回去吃饭的时候，就听见熊万毅冲身边的人喊了一句：“大官人！看你的了！”

就在他说话的时候，在一旁看眼的西门链已经开口，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楼下的吴主任，同时低声说道：“我亲自给你拿的东西，你不吃？”看着他自言自语的样子，好像是在给吴主任配音。熊万毅看着我和孙胖子有些惊异的眼神，他替西门链解释道：“别那么大惊小怪的，大官人会读唇语。”

有了西门链的配音，下面吴仁荻和白狼的“对话”变得清晰起来。吴主任这一句话说完，白狼显得有些紧张，它抬起头可怜兮兮地看着吴仁荻，竟然还冲着吴主任晃了晃尾巴。可惜这一套对吴主任基本没什么作用。吴主任不再说话，只是冷冷地看着白狼。

一人一狼就这么对峙了一段时间，最后白狼实在顶不住吴主任的压力了，它低吼了一声，张嘴就对着餐盘里的菜大嚼起来。看得出来白狼对餐盘里的东西相当不感冒，它只是将这些绿油油的东西放进嘴里，也看不见它怎么咀嚼，脖子一伸，就将嘴里的东西咽了下去，然后再对付一口。吴主任对这样的结局还算满意，他看着嘴里塞满菜的白狼，说道：“这就对了，这些东西你以后吃习惯了就好了。”（西门链翻译）

这句话刚刚说完，白狼再也忍受不住了。它突然一张嘴，将嘴里含着的还有已经咽下去的菜，一股脑儿地吐了出来，随后，又接二连三地将胃里面的全部吐出来了。看它这一口一口吐的，那天在妖塚里面，它将装着占祖的青铜小盒吐出

来的时候，也没见它这么费事过。看着白狼已经吐得抬不起头了，吴主任好像没事人一样，只是后退了一步，没让白狼的呕吐物溅到他的身上。

吴主任还想说点什么的时候，正赶上三室的雨果主任经过门口，他好像有什么事情要找吴仁荻。在民调局里的几位主任当中，雨果还是少数能和吴仁荻说上话的人，他俩耳语了几句（这两人现在背对我们，就算西门链再会读唇语也没用了），吴仁荻就被雨果匆匆忙忙地拉走，留下白狼还在一口一口将肚子里的东西倒腾出来。

看着大门口只留下一只白狼，孙胖子眯缝起眼睛，好像想到了什么事情，他突然对已经回到后厨的厨师长喊道：“老金，给我装一只……三只烤鸡！”

第二章

闽天缘

从那天以后，白狼就时不时地在民调局露一露头。吴主任不定时地将它拴在民调局的各个角落，好像是因为有当初吴仁荻拴在它脖子的那根绳子，白狼的杀伤力降到很低，除了偶尔龇龇牙之外，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举动（也没有什么人敢去惹它）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孙胖子和白狼混得越来越熟，只要白狼一露面，孙胖子总能像变魔术一样，不知道从哪里鼓捣出来一两只真空包装的烧鸭子或者是烤鸡。而白狼的胃口也怪异得很，给它四五只鸡，也不见它能吃饱，但是有时只给它一只鸡翅膀，也能满足白狼的胃口。我一直没有搞明白，白狼这么多年在妖塚里面是怎么活过来的。

就这样，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，转眼就快过年了。破军终于被医院放出来了，他恢复得算是相当不错，这时的张支言还留在医院做物理治疗。在破军出院的第四天，民调局来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已经看不出来他有多大岁数了，这人的脸、脖子和手背，只要是露出来的皮肤上，都密密麻麻地布满了老年斑。

这个老人出现的时候，正赶上吴主任出来遛……狼。老人和吴主任在民调局的大门口打了个照面，这老人好像认识吴仁荻，看见吴主任从大门里出来，老人愣了一下，随后他的脸上就像被人打了一拳，五官有些挪位，老人努力平复了一下心态，冲着吴主任点头笑了一下，露出了嘴里一口苍白的假牙。

吴主任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的这个老人，迎着吴主任的目光，老人脸部肌肉不受控制地一抽一抽的，就像是中风的后遗症一样。最后老人实在受不了这种压力，干笑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吴主任，好久不见，这么多年了，你倒是一点都不显

老。想不到我的运气这么好，一来就能遇到你。”吴仁荻歪着脖子看着老人，又过了半晌才说道：“我们认识吗？”

“很多年前见过一面。吴主任贵人事忙，不记得我这个老家伙也不稀奇。你的事忙，我就不打扰了。”看到吴仁荻不怎么想搭理他，老人没滋没味地笑了一下，刚想继续向前走时，目光无意中扫了一眼吴主任手上牵着的白狼，老人的左脚刚迈出去一半就僵在半空中，身子晃了一下，好在他及时收脚，才不至于当场摔倒。

“这是尹白？你就这么拴着它？”老人有些失态地指着白狼说道。

吴主任都懒得解释了，他皱了皱眉头说道：“我们以前见过吗？”老人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难怪吴主任不记得我了。六十五年前，在南京的雨花台，我和吴主任有过一面之缘。不过现在看起来，物是人非这四个字只适用在我这个老家伙的身上了。”吴主任歪着脖子又想了半天还是想不起这位老人是谁，最后他说道：“你就直接说吧，你到底是谁？”老人的表情有些尴尬，他干笑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我是闽天缘。”

“闽天缘……”吴主任默默地重复了一遍，看他的表情，还是没有想起来这个闽天缘是谁，老人的表情都开始有些哀怨了。最后他又说道：“我倒是没有什么名气，吴主任把我忘了也正常，不过我还有个大哥，他算小有点名气，他叫做闽天宗，是以前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的会长。”本来以为提到闽天宗，吴主任一定会有印象，没想到吴主任还是直摇头：“闽天宗又是哪个？”

这个时候，我和孙胖子正从大门口走出来，刚才这两人的对话，我们俩听得一清二楚。吴仁荻的反应有点让老人接受不了，老人再说话的时候，语气低了几分说道：“吴主任，你不会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都不知道吧？”没想到吴主任冷冷地回答道：“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……我一定要知道吗？”说完，不再理会老人，牵着白狼向前面走去。我和孙胖子在后面对视了一眼，这就是标准的吴主任的操蛋脾气。

看着吴仁荻的背影，老人重重地喘了口粗气，等我和孙胖子走到他身边的时候，老人突然叫住了我们俩：“等一下，你们俩是民调局的人吗？可以帮我点忙吗？”“不是，我们是过来办事的。”孙胖子刚才听到老人是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的闽天缘，就把他来民调局的目的猜到八九成，孙胖子不想蹚这浑水，拉着我就向吴仁荻那边走过去。

没想到这个闽天缘看着我们俩突然呵呵一笑，说道：“孙德胜、沈辣，你们俩什么时候不干的？要不要来我们宗教委发展？”他这话说完，我和孙胖子也没有继

续向前走的心思了。我转脸看着闽天缘说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们俩是谁？”

闽天缘微微一笑，这时已经完全看不出来刚才他初见吴仁荻时那种惊慌的表情，闽天缘说道：“怎么知道你们俩的事不重要，但是麻烦你们去高亮那里通知一下，就说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的会长闽天缘有事要见他，让你们的高局长安排一下。”

我在他的话里听出了点问题：“等一下，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的会长不是黄然吗？你这是篡了他的权吧？”闽天缘说道：“那是你们搞错了，黄然是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宗教法人，我才是会长。这些事情不是你们操心的，你们俩还是去通知高亮吧。”

还没等我和孙胖子作出反应，大门又开了，高局长的大秘书璐姐手拿对讲机从里面走了出来，她走过来后，对我和孙胖子说道：“这里没你们俩的事了，忙你们的去吧。”说着，转过脸来对着闽天缘说道，“高局长在等你了，请跟我来吧。”说完，不再理会这个闽天缘，一转身向大门走去，边走边对着对讲机说道，“就他一个人……没拿果篮。”

看着这两人的背影消失在民调局的大门之内，孙胖子扭脸对我说道：“辣子，你听说过这个老家伙吗？”这个闽天缘的档案在资料室里的出镜率还是蛮高的，我点了点头，对着孙胖子说道：“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时期的闽门三杰之一，最出名的是老大闽天宗，闽天缘是老三，中间还有一个老二闽天彪，不过老二死得早，也死得雄壮。抗战的时候，闽天彪在河北使用禁术，以自身作饵，引了万鬼惊袭日本军营，群鬼附身日本军人，让其自相屠戮。只用了一个晚上，以日军中将水川伊夫为首，日军就死伤一百一十多人。可惜当时天公不作美，紧要关头竟然下了一场大雨，万鬼逆流，闽天彪死在禁术反冲之下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我缓了一口气，又说道：“不过这个闽天缘你也别小看他，单论术法道术，不在他那两个哥哥之下。最出名的就是二十岁时，在南京雨花台众目睽睽之下，用术法引雷劈死了为日军亡灵招魂的神道教大祭司，之后又能全身而退。”说到这里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刚才闽天缘说的话，当年在雨花台吴仁荻也在现场，现在我对关于吴主任年纪的问题已经麻木了，但还是有一点好奇，除了资料里写的那一点之外，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？

孙胖子听得眼睛都直了，抬头看着高局长办公室的位置，这个时候闽天缘差不多已经坐到高亮对面的沙发上了：“看不出来这姓闽的哥仨都不是省油的灯。辣子，不是我说，刚才我还以为这个闽天缘是为了黄然来的。经你这么一介绍，

又好像觉得不是那么简单了，八成里面还有什么猫腻儿。”

“你管他是为谁来的，大圣，你不是说要和尹白增进感情吗？现在尹白连狼影都看不见了，我们怎么办？”刚才吃饭的时候，孙胖子听王天雷说看见吴主任牵着尹白正往外走，连忙买了一只烤鸡，拉着我就往下跑。刚出了大门，就看见闽天缘和吴仁荻相遇的这一幕。

孙胖子看了看远处吴仁荻和白狼休息的地方，叹了口气，看着自己手上装着烤鸡的塑料袋说道：“还能怎么办？回去吧，这只烤鸡没动，也不知道老金能不能给退了。”

等我和孙胖子再次回到食堂的时候，就看见厨师长老金正带着几个小厨师在收拾里面的小包间。那个小包间是高亮专用的，是用来接待外单位来民调局办事的人员的，但也就是这么一说，我来到民调局这么久，也没看见有来民调局办事的。

不过现在看起来，好像是订好的包间被取消了。老金他们正忙着将已经上的凉菜给撤下来，孙胖子凑过去，端着手里的烤鸡对着厨师长说道：“老金，这只鸡我没有动过，能不能给退了？”他这句话刚刚说完，厨师长老金的眼睛就瞪起来了：“菜品售出，概不退换。孙大圣，你现在最好别惹我，我烦着呢。”

孙胖子看着他的样子也不生气，还嬉皮笑脸地上前一步，说道：“在民调局里还有人敢惹你？不是我说，就不怕你在他的菜里面下巴豆吗？”孙胖子说完，老金白了孙胖子一眼，说道：“是你们高局长，昨天上午就让他秘书来通知我，今天他要在这里请客，让我准备一点精细一点的，上点档次的东西。我他奶奶的连火踵翅都炖上了，龙虾也杀好了，就等下锅焗了，高胖子他又不来了。就刚才璐姐突然下来告诉我中午这一桌取消了，他说取消就取消，我这一桌子好几千的东西卖谁去！备料时说好了这一顿不算食堂的。高亮吃完跟我单算，买料可是我自己掏的腰包。”

孙胖子听了这话，回头向我递了个眼神儿，马上又扭脸看着老金，笑道：“还以为多大的事儿，不是我说，菜做好了还怕没人吃吗？老金，我们局长不捧你场，我捧。不过中午饭刚吃完，这顿饭你给我留到晚上。晚上我一准带人来吃。”

老金一听这话，脸上的笑容马上就浮现了出来，他冲着孙胖子说道：“这合适吗？要不我给你打个折吧，这个折一定要打，九五折，就这么说定了。那个谁，你去给大圣把这只鸡退了。”说着老金冲着孙胖子又是一笑，说道，“大

圣，哥哥我是小本经营，经不起折腾，咱们先小人后君子，你看是不是先把账结一下？”说着厨师长掏出计算器噼里啪啦一阵按：“六千八百八十二，咱们把零头抹了，你给六千八百八就行了。”

孙胖子看着老金的样子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说道：“老金，不是我说，你看谁出来带万儿八千的现金？我是民调局的人，又跑不了。晚上来吃饭的时候，一准把钱给你带过来。”孙胖子这几句话说得厨师长也没了脾气，他虽然不放心孙胖子的人性儿，但是到现在为止，也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了，他只能眼巴巴地等着孙胖子晚上来送钱了。

出了食堂，孙胖子看起来心情好到了极点。我跟在他的身边，说道：“大圣，晚上让你破费了，要不那八百八我出算了。”孙胖子看了我一眼，笑着说道：“这个你争什么？有人请客，正好找人问问民调局最近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。”说着，他掏出手机拨打了个号码，对着手机说道，“老萧大师吗？你在哪儿呢？不是我说，晚上有事吗？好长时间不见了，想和你吃顿饭……”